

元史新編

元史卷三十五

治麻治水漕運諸臣

楊恭懿

楊恭懿字元甫奉元人力學強記日數千言雖從親逃亂未嘗廢業年十七西還家貧服勞爲養暇則就學尤深易禮春秋父歿居喪盡禮宣撫司行省以掌書記辟不就至元七年與許衡俱被召恭懿不至衡拜中書左丞日稱於右相安童前安童以聞十年詔遣使召之以疾不起十一年太子下教中書聘之丞相遣使爲書致命乃至京師既入見世祖遣國王和童勞其遠來十二年正月帝御香殿以大軍南征使久不至命筮之其言祕侍讀學士徒單公履請設取士科詔與恭懿議之恭懿言明詔有謂士不治

經學孔孟之道曰爲賦詩空文斯言誠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售試以經義論策帝善之會北征碁懿遂歸田里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闕入見詔於太史院改厯十七年二月進奏曰臣等徧攷自漢以來厯書四十餘家精思推算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曰行盈縮月行遲疾五行周天其詳皆未精察今權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相較得今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極之高下晝夜刻長短參以古制剗立新法推算成辛巳厯雖或未精然比之前改厯者附會厯元更立日法全踵故習顧亦無愧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積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曰官世專其職測驗良久無改歲之事矣又合朔議

日日行歷四時一周謂之一歲月躡一周復與日合謂之  
一月言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謂合朔自秦廢麻紀漢太  
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閒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  
或二日測驗時刻亦尠中宋何承天測驗四十餘年進元  
嘉麻始以月行遲速定小餘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  
朔法有三大二小時以異舊法罷之梁虞劄造大同麻隋  
劉焯造皇極麻皆用定朔爲時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麻  
定朔始得行貞觀十九年四月頻大人皆異之竟改從平  
朔李淳風造麟德麻雖不用平法遇四大則避人言以平  
朔閒之又希合當世爲進朔法使無元日之食至一行造  
大衍麻謂天事誠密四大二小何傷誠爲確論然亦循常  
不改臣等更造新麻一依前賢定論推算皆改從實今十

九年麻自八月後四月并大寶日月合朔之數也授集賢  
學士兼太史院事十八年辭歸二十年以太子賓客召二  
十二年以昭文館學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議中  
書省事召皆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

王恂

齊履謙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縣人父良金末爲中山府掾時民遭  
亂後之以詿誤繫獄良前後所活數百人已而棄去吏業  
潛心伊洛之學及天文律厯無不精究年九十二卒恂性  
穎悟書過目成誦十三歲通九九數太保劉秉忠北上途  
經中山見而奇之及南還從秉忠學於磁之紫金山癸丑  
秉忠薦之世祖召見六盤山命爲太子伴讀中統二年擢  
太子贊善時年二十八三年皇太子封燕王守中書令兼

判樞密院事敕兩府大臣凡有咨稟必令與聞以中書左丞許衡所進唐虞以來嘉言善政令恂講解且命太子受業焉又詔恂於太子起居飲食慎爲調護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恂言太子天下本付託至重當延明德與之居處況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徧覽庶務亦當屢省官吏以罪免者毋使更進軍官害人甚者改用之際尤不可非其人民至愚而神變亂之餘吾不之疑則反覆化爲忠厚帝深然之太子嘗從問算術對曰算數六藝之一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左右必發明三綱五常爲學之道及歷代治忽興亡之所以然又以遼金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其善惡論著其得失上之太子問以心之所守恂曰許衡嘗言人心如璽篆惟璽篆不差則雖印千萬

紙無差者璽篆差則印之於紙亦無不差太子深然之詔  
擇勳戚子弟使學於恂師道卓然嘗從太子撫軍稱海乃  
以諸生屬之許衡及衡告老而去復命恂領國子祭酒國  
學之制實始於此帝以國朝承用金大明厯歲久浸疏知  
恂精於算術命釐正之恂薦許衡能明厯理詔驛召赴闕  
恂與衡及楊恭懿鄭守敬等徧攷厯書四十餘家晝夜測  
驗勅立新法參以古制推算極爲精密詳在守敬傳至元  
十六年授太史令十七年厯成賜名授時厯以其年冬頒  
行天下十八年居父喪哀毀卒年四十七後帝思定厯之  
功以鈔五千貫賜其家延祐二年追封定國公諡文肅其  
所薦用者齊履謙取知名

齊履謙字伯恆大名人父義善算術履謙生而穎悟年十

一教以推步星厯卽通其法十三從師聞聖賢之學自是以窮理爲務非洙泗伊洛之書不讀至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改治新厯履謙補新厯生爲太史王恂所知又從許衡郭守敬預修厯經厯議從浚通惠河薦授星厯教授奏凡儀象未完者命完之都城刻漏舊以木爲之其形如碑故名碑漏內設曲筒鑄銅爲丸自碑首轉行而下鳴鏡以爲節經久廢壞晨昏失度中書俾履謙視之見刻漏旁有宋舊銅壺四於是按圖攷定蓮花寶山等漏制修復其舊大德二年遷保章正始專司厯事三年八月朔大史言時加已依厯當日蝕二分有奇至期不蝕眾皆懼履謙曰當蝕不蝕在古有之矧已時近午陽盛陰微宜當蝕不蝕遂攷唐開元以來當蝕不蝕者凡十事以聞六年六月朔時



加戌依麻日當蝕五十七秒眾以涉交既淺且復近濁欲匿不報履謙曰吾所掌者常數也其食與否則繫於天獨以狀聞及其時果食眾皆爭沒日不能決履謙曰氣本十五日而聞有十六日者餘分之積也故麻法以所積之日命爲沒日不出本氣者爲是眾服其議七年八月戊申夜地大震邨堡移徙地裂成渠壞廬舍萬八百區詔問弭災之道履謙按春秋言地爲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弗寧弭災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事禳禱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宮多專威福故履謙言及之九年冬始立南郊祀昊天上帝履謙攝司天臺官舊制享祀司天雖掌時刻無鐘鼓更漏每至旦始行禮履謙白宰執用鐘鼓更漏俾早晏有節

武宗至大二年太常請修社稷壇及浚太廟廷中井或以  
歲君所直止其役履謙曰國家以四海爲家歲君豈專在  
是明年升授時郎秋官正仁宗嘉尙儒術臺臣言履謙有  
學行可教國學子弟擢授國子司業與吳澄同被命時號  
得人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弗少怠其教育有法諸生皆  
畏服未幾命仍僉太史院事皇慶二年春彗星出東井履  
謙奏宜增修德政以荅天意因陳時務八事仁宗爲之改  
容自履謙去國學澄亦移病歸學制漸廢延祐改元詔擇  
善教者於是復以履謙爲司業教道益張每齋置伴讀一  
人爲長雖助教闕員而諸生講授不絕時初命國子生歲  
貢六人以入學先後爲次第履謙曰不攷其業何以興善  
而得人乃酌舊制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攷其學行以次

遞升既升上齋又必踰再歲始與私試每孟仲月試經疑經義季月試古賦詔誥章表策蒙古色目人試明經策問辭理俱優者積一分辭平理優者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充高等以四十人爲額集賢禮部定其藝業及格者六人充歲貢三年不通一經及在學不滿一歲者竝黜帝從其議英宗至治元年拜太史院使泰定二年以原官奉使宣撫江西福建黜罷污吏四百餘人調免括地虛糧數萬石州縣長吏有以先賢子孫充房夫諸役者悉令罷遣福建憲司職田每畝歲輸米三石民不勝苦履謙命準令輸之由是召怨及還憲司果誣以他事坐免久之始得直天厯二年卒履謙篤學勤苦家貧無書及爲星厯生在太史局會祕書監輦亡宋故書畱置本院因晝夜諷誦深究自

得故其學博洽精通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律厯下  
至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淹貫尤精經籍著大學四傳  
小註一卷中庸章句續解一卷論語言仁通旨二卷書傳  
詳說一卷易繫詞旨略二卷易本說四卷春秋諸國統紀  
六卷以皇極之名見於洪範皇極之數始於邵氏經世書  
數非極也特寓其數於極耳著經世書八式一卷經世書  
有內外篇內篇則因極而明數外篇則由數而會極著外  
篇微旨一卷授時厯行五十年未嘗推攷履謙日測晷景  
并晨昏五星宿度自至治三年冬至至泰定二年夏至天  
道加時真數各減見行厯書二刻著二至晷景攷二卷授  
時厯雖有經串而經以著定法串以紀成歲然求其法之  
所以然數之所從出則略而不載作經串演撰八法一卷

元立國百有餘年而郊廟之樂沿襲宋金未有能正之者履謙謂樂本於律律本於氣而候氣之法具載前史可擇僻地爲密室取金門之竹及河內葭莩候之上可以正雅樂薦郊廟和神人下可以同度量平物貨厚風俗列其事上之又得黑石古律管一長尺有八寸外方內爲圓空中有隔隔中有小竅蓋以通隔上九寸其空均直約徑三分以應黃鐘之數隔下九寸其空自小竅迤邐殺至管底約徑二寸餘蓋以聚其氣而上之其製與律家所說不同蓋古所謂玉律是也適遷他官事遂寢至順三年追封汝南郡公謚文懿

郭守敬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太父榮通五經精算數水利

時劉秉忠張文謙張易王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榮使守敬從秉忠學中統三年文謙既達薦守敬於朝世祖召見面陳水利六事其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歲可省雇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邨跳梁務至楊邨還河以避浮鷄甸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泉引入城中分爲三渠灌城東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自小王邨徑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鷄澤合入澧河可灌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其

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濶縣南復入大河其閒亦可灌田二千餘頃世祖奇其才卽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元年從張文謙行省西夏先是古渠在中興者一名唐來其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二百五十里它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萬餘頃兵亂廢壞淤淺守敬更立牘堰皆復其舊二年授都水少監守敬言舟自中興沿河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宜加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邨分引廬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頃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失以大石塞之今若按故蹟使水得通流上可致

西山之利下可廣京畿之漕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帝善之十二年丞相伯顏南征議立水站命守敬行視河北山東可通舟者圖而奏之乃得汶泗與衛河相通形勢是爲會通河張本二十八年有言灤河自永平輓舟踰山而上可至開平有言盧溝自麻峪可至尋麻林朝廷遣守敬相視皆不可行因復陳水利十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原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河每十里置一牐比至通州凡爲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闕以過舟止水帝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帝命丞相以下皆親操舂牐倡



工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先是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之三十年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名曰通惠河賜守敬鈔萬二千五百貫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守敬又言於澄清牘稍東引水與北垣河接且立牘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來往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守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下注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上下始神其言初秉忠以大明麻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正而歿世祖旣平江南思用其言遂以守

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而命文謙與樞密張易主之左丞許衡參預其事守敬首言厯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盡攷其失移置之既又別圖高爽地以木爲重棚搆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眞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几厯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

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又作正方案丸表懸正儀座正儀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上諸儀互相參攷至元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恂爲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及奏進儀表式守敬當帝前指陳理致至於日晏帝不爲倦守敬因奏唐一行開元閒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卽曰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官十有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四海測驗凡二十七所其北極出地度數詳麻志十七年新麻告成守敬與諸臣同上奏



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年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朞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聖朝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朞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攷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各減

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大明曆  
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  
得其時合用歲餘今攷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  
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  
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曆歲餘合用之數三  
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旣推求日躔得冬  
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奇仍憑每日測得  
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  
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百三  
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  
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  
遲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

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麻入轉後天又因攷驗交食加大明麻三十刻與黃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陽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麻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大初麻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麻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大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竝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麻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

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  
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爲定式所勘法凡五事一曰太  
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  
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行遲疾古厯皆用二  
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  
三十六限依堞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  
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  
相乘今依算術句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  
差率與天道實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  
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句股爲法求  
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  
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



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十九年恂卒時厯雖頽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尙皆未有定彙守敬於是比次篇類整齊分秒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厯議擬彙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厯注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爲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攷二十卷五星細行攷五十卷古今交食攷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攷一卷竝藏之官守敬厯法大旨在舍虛數而憑實測去積年日法之拘無寫分換母之陋行之數百年未嘗有先後之差傑然出古厯七十餘家之上而水利河渠皆爲一代實效嘗進七

寶鐙漏每大明殿朝會張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進  
櫃香漏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臺  
水渾蓮渾天漏大小機輪轉相撥擊以象周天左旋日月  
右轉之勢皆巧侔造化又嘗進木牛流馬以仿諸葛古制  
惟張衡地動儀不能造蓋坤體敦靜無從起算昔人傳會  
失實非後人智不古若也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竝聽  
致仕獨守敬不許其請自是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著  
爲令延祐三年卒年八十有六

賈魯

尙文 成遵

賈魯字友恆河東高平人延祐至治間兩以明經領鄉貢  
泰定初授東平路儒學教授會詔修遼金宋三史召魯爲  
宋史局官書成遷中書省檢校官上言十八河倉近歲淪

沒官糧百三十萬斛其敝由富民兼并貧民流亡宜先正經界然事體重大非處置盡善不可輕發書累數萬言切中其敝俄拜監察御史首言御史有封事宜專達聖聰不宜臺臣先有所可否遷工部郎中至正四年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曹濮濟兗諸州郡民居昏墊帝遣使體驗仍訪求治河方略特命魯行都水監魯循河道攷察地形往復數千里備得要害爲圖上進二策其一議修築北堤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一議疏塞竝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功數倍會遷右司郎中議未竟尋調都漕運使復條陳漕政八事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恤漕司舊領漕戶三曰接運委官四曰通州總治豫定委官五曰船戶困於埧夫海運壞於埧戶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清運糧萬戶府當隸

漕司八日宣忠船戶宜付本司節制事未盡行既而河水北侵安山淪入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墮兩漕司鹽場實妨國計九年脫脫復相論及河決魯復以前二策進丞相取其後策以其事屬魯十一年四月以工部尙書總治河防使領河南北諸路軍民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丁十五萬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供役一切大小軍民官咸聽節制是月鳩工七月鑿河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十一月諸埽諸堤成水土工畢河復故道自黃陵岡南達白茅由淮入海帝遣使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魯以河平圖獻超拜集賢大學士敕翰林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宣付史館尋拜中書左丞從脫脫平徐州既旋師命魯追餘黨分攻濠州甫誓師督戰忽頭眩下馬須臾卒於軍

年五十有七子稹

卷之三十一

一

靳輔曰賈魯治河用沈舟之法人皆稱之以爲塞決簡便之用無如此者竊嘗疑之夫河底淺深坦陷不一惟草柳性柔一經壓擠則周遭充滿故塞決必用埽今以至平之舟底而沈之深淺坦陷不一之湍流則埽根透溜之患必有不俟終日而見者若沈舟之後仍用埽工繼之則所費不資何如專用埽之便而省然以魯之才而成功如是必非孟浪姑試之人及詳繹歐陽玄至正河防記始知魯之沈舟蓋以代埽而逼水非以塞決而合龍也蓋彼時故河已通流但決河勢大水流多於故河十之八又適當秋水灌河洄漩湍急埽不能下又其上逼水三堤短弱而勢不支恐埽行一遲水盡涌入決河則故河復淤前功盡墮魯

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急沈舟爲埧以逼之所謂搶救也船堤之後乃加築前短弱之三堤草埽三道竝舉迨至船埧四堤并就河勢南流然後塞決耳不然魯於九月七日沈舟而龍口之合何以直至十一月十一日邪雖然魯於是役也有三忌焉魯自受命以及還朝僅逾半載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無少閒斷不恤民力一也築堤塞決正值伏秋用功於河流晁溢之候不審天時二也廢農冒暑聚十數萬軍民於一路不念國家隱憂三也蓋魯惟上恃其君相之信任下恃其強敏果敢之才氣力排羣議犯三忌以成功蓋以治河則有餘以之體國則不足史因石人一眼之事竟坐以亡元之罪則過矣夫石人一眼之謠是亦大澤中篝火狐鳴之類殆韓山童李芝麻等所爲耳然則

元之亡卽不因魯卅乃火將然而投之燧邪

尙文字周卿保定人張文謙宣撫河東辟掌書記至元六年始立朝儀太保劉秉忠言於世祖詔文與諸儒采唐開元禮及近代禮斟酌損益成書百官肄習帝臨觀大悅遂爲定制十七年出守輝州十九年進戶部郎中二十二年除御史上封事言上春秋高宜禪位皇太子皇后不宜外預太子聞之懼中臺祕其章不發而阿合馬餘黨荅卽古阿散等知之以聞於帝太子益懼丞相安童及御史大夫月呂魯咸憂不測文徧檢舊案得奸黨罪贓數十以白丞相等請先發以奪其謀丞相卽入言狀帝雖震怒前事而宣敕緩蒐檢於是荅卽古等竟坐奸贓論死其機實自文發之成宗元貞初拜中臺侍御史時浙西憲司劾江浙行

省平章不法者十七事制遣文往詰之左驗明著平章猶不服反劾御史取會防鎮軍數違國制成宗命省臺大臣雜議咸左平章謂國制軍數禁祕御史不當預罪重文抗辨數四與省臺入奏帝意始悟平章御史各杖遣之二年建言治平之世不宜數赦不急之役宜且停罷授河北河南廉訪使大德元年河決蒲口臺檄令文按視防河之策文建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爲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力省而患遲失之則力費而患速今陳畱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河槽淤地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高於田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概南地高於北約



八九尺堤安得不決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  
迅疾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會正  
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惟有順水之  
性聽河北流遠築長堤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避衝潰擇  
從所安其被患之家宜於河南退灘地內量給永業異時  
河決他所者亦如之毋庸強河南行庶因勢利導轉敗爲  
功之上策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會河北郡縣山東憲部  
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爲魚鼈塞之便帝復從之明年  
蒲口復決歲塞歲潰是後河復北行故道竟如文言元代  
治河諸臣能知北流之利者以尙文爲取其識出賈魯上  
七年召拜中書右丞浙西饑發廩不足請募民入粟補官  
以振之山東歲凶盜賊竊發出鈔八百五十餘萬貫以弭

之奏請選十道使者巡行天下問民疾苦又奏斥罷南方白雲宗與民均事賦役西域賈人有進押忽大珠者其價六十萬錠省臣平章一坐傳玩文問何所用之平章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面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用已微矣吾所寶者米粟也人一日不食則饑三日不食則疾七日則死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功不較愈於彼乎竟不取視年六十九以老疾歸十年以中書右丞召不起武宗仁宗世屢延致訪以國事延祐六年拜太子詹事使三往乃起仁宗命太子待以殊禮泰定中以中書平章致仕明年卒年九十有二成遵字誼叔南陽穰縣人至順閒至京師受春秋業於夏鎮爲國子生時陳旅爲助教喜其文數以語虞集集見之

曰公輔器也元統初中進士第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尋拜監察御史扈從至上京上封事言天子宜慎起居節嗜慾以保養聖躬又言臺察四事一曰差遣臺臣越職問事二曰左遷御史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思盡言循敘求進四曰體覆廉訪聲蹟不實賢否混淆復陳時務四事請法祖宗節財用抑奔競明激勸是歲言事并舉劾凡七十餘事皆指訐時敝執政者惡之屢遷工部尙書先是河決白茅鄆城濟寧皆爲巨浸或言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必疏南河故道以殺水勢而漕運使賈魯言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廷議莫能決乃命遵偕大司農圖魯行視議其疏塞之方以聞至正十一年春自濟寧曹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形之高下測岸

以究水勢之淺深徧閱史籍博采輿論以謂河之南道不可得復其議有八而丞相脫脫已先入賈魯之言及遵與圖魯至力陳不可且曰濟寧曹鄆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此地恐後日之憂有重於河患者脫脫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辨論終不能入十四年調武昌路總管武昌自被沔寇殘燬民死於兵疫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皆劇盜阻絕米直翔涌遵言於省臣假軍儲鈔萬錠募勇士具戈船且戰且行糴粟於太平中興民賴全活會省臣出師遵攝省事乃遠斥候塞城門籍民兵五千餘人設萬夫長四配守四門號令嚴肅賊船不敢近岸十五年召拜參議中書省事時河南賊數渡河北焚掠郡縣上下視若常事遵率左右司僚佐持其牘詣丞相言曰今

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民稍安室家者以黃河天塹賊兵不能飛渡所以剝膚椎髓以供軍儲而無深怨今賊北渡河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民心復搖國勢將如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相以下皆爲之揮涕乃以入奏詔切責守河將帥自是防禦頗嚴先是湖廣賊倪文俊質威順王之子而遣人請降求爲湖廣平章遵曰平章之職亞宰相承平時雖德望漢人尙不輟與今叛賊挾勢要求而輕與之如綱紀何或曰王子世嫡孫不許是棄以與賊遵曰項羽執大公以脅高祖高祖尙不受其挾制柰何以王子故廢天下大計乎眾皆趨其論十七年遷中書左丞分省彰德時賀太平在相位以事忤皇后皇太子太子深銜太平欲去之以遵及參政趙中皆太

平黨也十九年用事者承望風旨使人誣告遵等受賊事太子命大宗正府等官雜問之鍛鍊成獄遵等竟杖死中外冤之時至正十九年也後五年御史臺臣辨明其枉詔復給還所授宣敕

羅璧

朱清張瑄

李世雄

羅璧字仲玉鎮江人從宋將朱禩孫降於江陵右丞阿里海牙授管軍千戶隸丞相阿朮麾下進討欽寇有功從元帥張弘範定廣南授管軍總管鎮金山居四年海盜屏絕徙鎮上海督造海舟六十艘至元十二年始運江南糧後以河運弗便於十九年用丞相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三萬戶以璧與張瑄朱清爲之乃首部漕舟由海洋抵楊邨不數十日入京師賜金虎符進

管軍萬戶兼管海道運糧二十四年乃顏叛璧復以漕舟至遼陽浮海抵錦州小凌河至廣寧諸軍賴以濟授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請兩淮荒閒之田給貧民耕墾三年量收其入歲得粟數十萬斛大德三年除饒州路總管改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山海獠夷負固反側乃誘致諸洞蠻夷酋长假以官位曉以禍福咸率眾以歸除都水監時通州多水患鑿二渠以分水勢又浚阜通河而廣之歲增漕六十餘萬石奉命括兩淮屯田得疾歸鎮江卒

朱清者崇明海盜也嘗爲富家傭殺人亡命入海島與嘉定張瑄乘舟抄掠近境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爲防海義民元兵伐宋瑄有眾數千負海橫行至元十二年參政董文炳遣招討使王世強招之降伯顏旣平宋遣清等載宋

庫藏圖籍自崇明州泛海入大都授千戶十七年以瑄從收宋二王有功授沿海招討使時東南漕運維艱伯顏追憶前事謂海運可行於是請於朝議造平底船六十艘運糧從海道抵直沽以至京命羅璧及清瑄共領之初清瑄之懼捕逃海也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形迹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直不逢淺角識之及就撫遂勅海運自平江劉家港入海出揚子江盤轉通州海門縣黃連沙嘴萬里長灘開洋沿山澳而行抵淮安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過膠州牢山一路至延真島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西行至九皋島劉家島過登



州沙門島放萊州大洋收入界河計水程自上海至楊邨  
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兩月餘始抵直沽後以其路險  
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擄腳沙轉沙觜至三沙揚  
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  
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家島至之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  
洋收進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有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  
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向東行離長灘至白  
水綠水入黑水大洋北望延眞島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  
過沙門島放萊州大洋進界河始盡避沙礁之險一歲之  
中往返兩運漸多至二百餘萬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  
西達京師不過旬日然風濤漂沒之患無歲無之所傷民  
命實眾二十年征東行省阿塔海請軍官習舟楫者同征

日本命清瑄從行是年遂罷新開河專事海運立都漕運  
萬戶府二以璧爲管軍萬戶清爲中萬戶瑄子文虎爲千  
戶二十三年以清瑄竝爲海道運糧萬戶總四歲計之寶  
運糧一百一萬石其閒風浪飄沒者詔令免償以海漕有  
勞遙授宣慰使草木子云賜鈔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加黑印朱加紅清等言山東  
宣慰使樂寶所運江南米陸負至淮安易牖者七然後入  
海歲止二十萬石若由江陰入海至直沽倉民無陸負之  
苦且省運值費乞罷膠萊海道運糧萬戶府而以漕事責  
臣當歲運三十萬石許之清瑄二人起自海盜及富貴日  
驕汰不法凡沿海富有良田美宅者輒挾圖之不予卽誣  
以通洋有何長者舊與同夥及富後何長者好善樂施力  
諫清瑄所爲不聽元貞元年正月有飛書言清瑄懷異圖

者詔弗問二月增江西河南各參政一員以清瑄爲之大德六年中書奏清瑄屢被人言乞罷職徙其諸子官江南者來京師時二人父子皆位通顯宗戚累大官田園館舍徧天下巨艘大舶交諸番廩藏倉庾相望車馬填巷僕從佩金虎符爲萬戶千戶者數十人多以金帛結貴近至是河南僧石祖入告清瑄不法事命御史臺鞫問得實皆坐誅妻子流遠方仍籍其家拘其軍器海舶等物中書平章而下皆以賂故治罪獨璧雖與清瑄其事而潔已奉公始終一節自清瑄敗後璧專掌海漕逐年益增額

李世雄

無傳

元史卷三十六

列傳二十

平叛藩諸臣

元之叛藩與國終始以蒙古攻蒙古皆盡朔漠騎射之長故戰功往往可觀然自諸大帥外凡舊史所傳若口爾吉若孛爾速若明安若忽林失若失刺拔都爾若徹里若曷刺若拔都爾若乞台若脫因納若孛蘭奚若王綽則皆偏裨因人成事而動輒專傳繆矣今一切刪并惟存功首

商挺

暗伯

商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其先本姓殷氏避宋諱改焉父衡僉陝西行省員外郎以戰死挺年二十四汴京破北走依冠氏趙天錫與元好問楊奐遊東平嚴實聘爲諸子師實卒子忠濟嗣辟挺爲經歷贊忠濟興學養士癸丑世祖

在潛邸受京兆分地聞挺名遣使徵至鹽州入對稱旨字而不名閒陪宴語因曰挺來時李瓊城胸山東平當餽米萬石東平至胸山率十石致一石且車淖於雨必後期後期罪死請輸沂州使瓊軍取食便世祖曰愛民如此忍不汝從楊惟中宣撫關中挺爲郎中兵火之餘八州十二縣戶不滿萬皆驚憂無聊挺佐惟中進賢良黜貪暴明尊卑出淹滯定規程主簿責印楮幣頒俸祿務農薄稅通其有無期月民乃安誅一大猾羣吏咸懼且請減關中常賦之半明年惟中罷廉希憲來代擢挺宣撫副使丙辰徵京兆軍需布萬匹米二千石帛三千段械器稱是輸平涼軍期迫甚郡人大恐挺曰他易集也運米千里妨我蠶麥郡長王姓者平涼人也挺召與謀對曰不煩官運僕家有積粟

請以代輸挺大悅載值與之他輸亦如期復命兼治懷孟  
境內大治憲宗崩阿藍荅等謀擁阿里不哥僭號世祖自  
鄂北還道遣張文謙與挺計事挺曰軍中當嚴符信以妨  
姦詐文謙急追及言之世祖大悟罵曰無一人爲我言此  
非商孟卿幾敗大計速遣使至軍立約未幾阿里不哥之  
使至軍中執而斬之召挺北上至開平與廉希憲密贊大  
計世祖既卽位挺奏曰南師宜還扈乘輿西師宜軍便地  
從之以廉希憲及挺宣撫陝蜀合謀定議遣將破賊甘州  
東斬阿藍荅渾都海事聞改宣撫司爲行中書省進希憲  
右丞挺僉行省事中統二年進參知政事宋將劉整以瀘  
州降繫前降宋者數百人來歸軍吏請誅以懲後挺盡奏  
釋之興元判官費寅有罪懼誅以借兵完城事訟挺與希

憲於朝帝召挺便殿問曰卿在關中懷孟兩著治效而毀言日至豈同寅有沮卿者邪抑位高而志怠邪比年論王文統者甚眾卿獨無一言何邪挺對曰臣素知文統之爲人嘗與趙璧論之想陛下猶能記也臣在秦三年多過其或從權應變者有之若功成以歸己事敗分咎於人臣必不敢請就戮挺出帝顧駙馬忽刺出樞副合荅等數挺前後大計凡十有七因嘆曰挺有功如是猶自言有罪罪之誰復爲朕戮力邪四年賜金符行四川行樞密院事至元元年入拜參知政事建議史事附修遼金二史宣令王鶚李冶徐世隆高鳴胡祇適周砥等爲之三年與姚樞竇默王鶚楊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六年同僉樞密院事八年遷副使數軍食定軍官品級給軍吏四千人屯

田開墾三萬畝收其穫以餉親軍汰不勝軍者戶三萬戶一丁者亦汰去丁多業寡業多丁寡財力相資合出一軍九年皇子芒哥刺封安西王以挺爲王相十四年從王北征王命挺曰關中事有不便者可悉更張之挺言延安民兵數千宜使李庭玉練習之以備不虞未幾圖魯叛以延安民應敵果獲其力挺進十策於王曰睦親鄰安人心敬民時備不虞厚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自治固本根察下情王爲置酒嘉納王薨王妃使挺請命於朝以子阿難荅嗣帝曰吾孫年少祖訓未習卿姑行王相府事初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與王相趙炳構隙或告炳不法妃命囚之六盤獄以死朝廷疑擅殺之執琮叔雲鞫問伏辜事具趙炳傳初無一毫及挺惟王府女奚徹徹以預二郭謀臨刑



望以求生始有曖昧語連挺父子帝怒命廷臣讞其罪吏部尚書青陽夢炎以議劾奏帝謂其黨符寶郎董文忠亦白其誣帝默然命籍其家釋其父子二十年復樞密副使二十一年趙炳子復訟父冤挺又被繫百餘日乃釋二十五年卒年八十有詩千餘篇尤善隸書追封魯國公諡文定子五人琥璘瑋琦琥字台符至元十四年以姚樞許衡薦拜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建康成卒有利湯氏財者投戈於其家誣爲反具琥直其冤華亭蟠龍寺僧思月謀叛被禽其黨縱火來劫民大擾琥急誅其魁都昌妖賊杜辛一僭號倡亂行臺檄琥按問械繫脅從者盈獄琥悉以誑誤縱遣之揭榜招徠其黨與不三日雲集皆得免二十七年徵拜中臺監察御史屬地震琥上書言昔漢文帝

有此異而無其應蓋以德化弭災因條陳漢文時政以進  
又奏舉天下名士十餘人帝皆召用待以不次三十年遷  
國子司業卒有彝齋文集瑋字禮符仕爲右衛屯田千戶  
歲餘謝病侍親年三十三後還鄉里築室曰晦道堂蓋取  
七世祖宗弼宋仁宗時爲太子中舍人年五十挂冠所築  
堂名也琦少事武宗備宿衛仁宗在東宮奏授集賢直學  
士調大名路治中不赴授集賢侍講學士泰定元年遷祕  
書卿卒琦善山水嘗使蜀持平守法秋毫無私

暗伯唐人弱冠以世胄入宿衛嘗親迎於燉煌阻兵不  
得歸乃客居于闐宗王阿魯忽之所世祖遣薛徹干使阿  
魯忽以通好阿魯忽畱使者數年不遣暗伯悉以己馬駝  
厚贖之令逃去薛徹干等得脫歸具以白世祖世祖稱歎

久之既而命元帥不花與薛徹干等征于闐暗伯乘閒至  
行營薛徹干曰公之忠義已上聞矣不花遂承制命暗伯  
權充樞密院客省使俄有旨護送暗伯妻子來京師未幾  
世祖親征乃顏暗伯在行間屢捷命爲克流速不魯合不  
周兀等處萬戶又討諸王哈魯駙馬圖滿苔爾之叛戰於  
克流速石巴圖之地斬圖滿苔爾於陳生禽哈魯以獻世  
祖嘉其功命長唐兀衛尋知樞密院事卒贈寧夏郡公諡  
忠遂子亦憐眞班別見元末文臣傳

李庭

伯帖木爾

塔出

李庭小字勞山本金人蒲察氏金末來中原改稱李氏家  
濟陰後徙壽光至元六年以材武選隸軍籍權管軍千戶  
從伐宋圍襄陽屢立戰功復從伯顏渡江攻城略地破常

州入臨安及師還大宴帝諭之曰汝在江南多出死力然  
男兒立功要在西北始爲上也今西北有違朝廷者汝往  
征之乃別降大虎符加漢軍都元帥仍命庭至哈刺和林  
晃兀爾之地越嶺北與叛王撒里蠻諸軍大戰敗之移軍  
河西擊走叛臣霍虎追至大磧而還諸王昔里吉脫脫木  
爾反庭襲擊生獲之啟皇子只必帖木爾賜之死復引兵  
會諸王納里忽渡塔密爾河擊走其餘黨河西悉平十四  
年入朝拜福建行省參政十七年進中書左丞東征日本  
十八年軍次竹島遇風船盡壞庭抱壞船板漂流抵岸下  
收餘眾由高麗還京師士卒存者十一二繼以父歿歸益  
都召拜中書左丞司農卿不赴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驛  
召至上都統諸衛漢軍從帝親征叛黨塔不台金家奴來

拒戰眾號十萬帝親麾諸軍圍之庭調阿速軍繼進流矢中胷褻創復戰帝遣止之乃已令軍中備百弩俟敵列陳百弩齊發敵乃不復出帝問庭彼今夜當何如庭奏必遁去乃引壯士十人持火礮夜入其陳礮發果自相殺潰散帝問何以知之庭曰其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在後是以知其將遁帝大喜庭奏若得漢軍二萬從臣便宜用之乃顏可禽也命與月爾魯蒙古軍竝進遂縛乃顏以獻二十五年宗王哈丹圖魯干復叛於遼東詔庭及樞密副使哈荅討之大小數十戰弗克而還旣而整軍再戰流矢中左脇追至一大河選銳卒潛負火礮夜泝上流發之馬皆驚走大軍潛於下流畢渡天明進戰其眾無馬莫能拒敵哈丹圖魯干走高麗死拜尙書

左承商議樞密院事庭因奏今漢軍力困於北征若依江南軍每歲二月八月放散以次番上甚便帝可其奏命著爲令宗王海都將犯邊伯顏以聞帝命庭議所以爲備庭請下括馬之令凡得馬十一萬匹軍中賴其用拜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世祖崩與月爾魯伯顏等翊戴成宗兩宮眷遇甚至每大宴坐於左面諸王之下百官之上大德八年卒追封益國公諡武毅子大用同知歸德府事大椿益都新軍萬戶大誠襲職後衛親軍都指揮使

伯帖木爾欽察人也至元中充哈刺赤入備宿衛僉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二十四年征叛王乃顏隸御史大夫玉速麾下屢敗乃顏兵於忽爾阿刺河於海刺河於札刺馬圖河追至夢哥山并禽金家奴又從諸王乃麻台討叛

王哈丹連敗之於斡麻站兀刺河於帖麥哈必川進至明安倫城哈丹迎戰敗走追至忽蘭葉爾河又與其將阿圖一日三戰禽裨將一人至帖里揭山突擊哈丹挺矛陷陳身中三十餘矢而還復與玉速從車駕親征於兀魯輝河戰捷於貴列河招降餘黨達達百姓一千戶及女真等五百餘戶於納兀河東二十六年春師還復遣成耶真大王之境五月海都謀擾邊命伯帖木爾軍先行至怯呂連河值拜要王叛卽移兵致討禽其黨小伯顏以獻詔賜以所得小伯顏女茶倫是年冬立東路蒙古軍上萬戶府統欽察乃蠻閭古思那亦勤等四千餘戶二十七年哈丹復入高麗奉命偕徹里帖木爾進討明年與哈丹子老的戰鴨綠江失利帝命乃麻台薛徹干等征之仍以伯帖木爾爲

先鋒薛徹千軍先至禪定州擊敗哈丹踰數日乃麻台以兵至合攻哈丹又敗之伯帖木爾將百騎追至一大河虜其妻孥追奔逐北哈丹尙有八騎伯帖木爾止餘三騎再戰兩騎士皆重傷不能進伯帖木爾單騎追之至一大山日暮遂失哈丹所在乃麻台上其功于朝厚賚其軍二十年聞叛王閻怯烈尙在濠來倉伯帖木爾率兵擊虜其妻子畜產追至陳河閻怯烈以二十餘騎脫身走遂定其地得所管女眞戶五百餘以聞帝命以充漁戶伯帖木爾度地置馬站七所令歲捕魚馳驛以進成宗卽位俾仍其官車駕幸上京徵其兵千人從歲以爲常云

塔出蒙古札刺爾氏父札刺台歷事太祖憲宗歲甲寅奉旨伐高麗命桑古忽刺出諸王竝聽節制其年破高麗連



城舉國遁入海島高麗計窮遂內附塔出以勳臣子至元十七年授東京路總管府達魯花赤改遼東宣慰使二十三年探知乃顏謀叛遣人馳驛上聞命領軍一萬與皇子愛耶赤同力備禦女真水達達官民與乃顏連結塔出遂棄妻子與麾下十二騎馳抵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與乃顏黨大撒拔都等合戰兩中流矢繼知其黨帖哥抄赤等欲襲皇子軍以數十人退戰千餘人扈從皇子渡遼水乃顏軍來襲塔出轉鬪而前射殪其酋帖古台追兵乃退遂軍懿州至遼西羆山北小龍泊得叛酋史徒林台盧全等納款書期而不至塔出卽遣將討禽之又獲其黨王賽哥復與曲迭大王等戰破之禁止俘掠追乃顏餘黨北至金山戰捷二十八年賜明珠虎符充蒙古軍萬戶是歲復領

軍討哈丹於女真還攻建州逐阿海投江死明年哈丹涉  
海南襲高麗塔出復進兵討之入朝世祖嘉其功拜遼陽  
等處行省平章兼蒙古軍萬戶卒子荅蘭遼陽行省參政

昔班

鐵連

昔班畏吾人也父闕里別幹赤歸太祖從征回回國數立  
功命爲本國坤闔城達魯花赤中統元年改戶部尙書宗  
正府札魯花赤阿里不哥之叛帝命昔班詣河西督糧運  
給軍還至西京北聞萬戶阿失鐵木爾等方選士卒將從  
阿里不哥昔班矯制召其軍赴行在阿失狐疑未決昔班  
委曲諭之且曰皇帝兄也阿里不哥弟也從兄効順又何  
疑焉阿失期以翌日復命且以兵圍昔班以待明日皆至  
曰從爾之言矣卽便宐以西京錢糧給其軍遂率之以行

入見帝嘆曰戰陳之閒得一夫之助猶爲有濟今以二萬軍至其功豈少哉海都叛世祖大閱兵將討之先命昔班使海都使之罷兵置驛來朝昔班至海都所傳旨諭之海都聽命既退軍置驛而丞相安童軍先已克火和大王部曲盡獲其輜重海都懼將逃謂昔班曰我不難於殺汝念我父嘗受書於汝姑遣汝歸以安童之事聞非我罪也昔班以聞帝曰汝言是也前此來者亦嘗有此言尋命爲中書右丞商議政事妻以宗王之女布魯真公主明年復使海都諭之來歸且曰苟不從我爾能敵諸王藩衛之兵乎海都辭以畏死不敢昔班奉使奔走三年風沙翳目時年已七十矣命爲翰林承旨給全俸養老年八十九而卒子翰羅思密浙東宣慰使

鐵連乃蠻人居絳州祖伯不花爲宗王拔都王傅鐵連魁  
偉寡言有謀略早歲宿衛王府拔都分地平陽以鐵連監  
隰州中統初調平陽馬步站達魯花赤至元初宗王海都  
叛廷議欲伐之世祖曰朕以宗室之情惟當懷之以德其  
擇謹密者往使焉左右以鐵連對遂召見語及大事鐵連  
應對稱旨帝嘉其辯慧曰此事非汝不可然必先詣拔都  
蒙哥鐵木王所相與計事而後行拔都王者朮赤太子之  
子襲封阿羅思地宗盟之長也其地東與海都諸王相連  
帝恐其煽動故先遣使離之鐵連既奉命欲直造海都境  
視其虛實然後議於諸王副使弗從曰上命我輩先詣宗  
王今遽造敵境不可鐵連曰親承密旨汝輩違則當誅副  
者懼從之行既至海都日召宗親宴飲譁論將伺其隙害

之鐵連厲聲曰且食勿語望語言脫口相摭爲罪邪海都愕然曰直哉酒半鐵連求衣爲歡海都嘉其雄辯解與之因語其屬曰爲使者當如是矣厚贈以行旣至拔都蒙哥鐵木王所具告以故王曰祖宗有訓叛者人得誅之如通好不從王師徂征我卽以本藩兵待命協討有罪鐵連還報且曰海都兵多而銳不宐速戰來則堅壘待之去則勿追自守旣固則無虞矣帝深然之敕所受海都皮服全飾以金凡朝會服之以表示焉後屢使拔都王所道遇海都游兵副者前行失對遇害鐵連後至曰我爲天子使可以非禮犯之邪游兵語屈乃曰前者僞使此眞使也釋之遂獨得還帝嘗謂侍臣曰有鐵連則朕之宗族將不失和矣海都覘伺拔都王已嚴備意乃消沮鐵連始終凡四往反

歷十四年帝謂鐵連曰在朝要官惟汝所擇對曰臣志在王室其事未辦不敢奉命今臣母在絳州老且病得侍朝夕幸也詔從其請授絳州達魯花赤十八年病卒於官子荅刺帶同知大同路總管府事

石天麟

劉好禮

石天麟字天瑞順州人年十四見太宗于行在畱宿衛天麟好學不倦不數歲於諸國文字語言無不通習命爲中書參佐與耶律楚材釐正庶務賜名蒙古台猶云國族也從宗王征西域爲斷事官憲宗卽位復選爲諸路斷事官旋使於北方海都王所見畱久之世祖至元十四年諸王昔里吉劫皇子北平王歸塞外亦寓天麟所天麟稍與其用事臣親狎數諷以宗親君臣大義及逆順禍福天道人

事海都感悟遂遣天麟護北平王以歸

據此傳則北平王曾至海都所矣他

傳則又云海都不受何耶

天麟被拘留二十八八年始得還世祖大悅賞

賚甚厚拜中書左丞兼斷事官天麟以奉使無狀不敢復  
叨榮寵力辭帝嘉其誠從之有譖丞相安童嘗受海都官  
爵者帝怒天麟奏曰海都實親王非仇賊比安童不以死  
拒絕之所以釋其疑心導其臣順也不然皇子安得歸朝  
乎帝怒乃解江南道觀存宋主遺像有僧與道士交惡發  
其事將置之大辟天麟曰前遼帝后銅像西京寺內金世  
尙有之事乃得寢天麟年七十餘帝以所御金龍頭杖賜  
之命杖以出入宮掖時權臣桑葛柄用納賄鬻爵中外莫  
敢言天麟獨發其奸無所顧忌成宗卽位加大司徒觴於  
玉德殿召天麟與宴醉甚命御筆送還家武宗卽位進平

章政事至大二年卒年九十二追封翼國公謚忠宣天麟  
歷事六朝夔夔一節罔有擇言擇行奉使之節同於蘇武  
蕭剡碑其神道述天麟告坐客之言曰人之爲人惟孔夫  
子扎薩克不可違耳扎薩克華言法律也客問公有之乎  
曰有俾取示客則編之以韋如西域書乃論語也其樸誠  
如此

劉好禮字敬之汴梁祥符人幼通蒙古語廉訪府辟爲參  
議至元五年應詔建言有司奏請宜先啟皇太子俾得閱  
習庶政陝西重地宜封皇子諸王出鎮剗築都城宜給直  
以市民地選格不宜以中統三年爲限後是者不錄帝是  
其言敕中書施行七年遷益蘭州等五部斷事官益蘭距  
京師九千餘里民俗不知陶冶水無舟航好禮請工匠於



朝以教其民民咸便之或言榷鹽酒可以佐經費好禮曰  
朝廷設官要荒務以綏遠寧欲奪其利邪言者慚服十年

北方諸王叛好禮被執畱軍中幾死幸以其善應對得釋

十六年春叛王召好禮至欠欠州

一作謙謙州即古烏孫地謙州以謙河得名一

作欠曰皇帝疑我至有今日好禮曰果疑王前歲召王至

京肯還之邪十七年春好禮率眾走別部守阨以待兵至

遇叛王軍迫之西踰雪峩嶺好禮自度踰是則無望生還

遂以衣賂其下始獲東出鐵壁山口閒道南走糧絕捕獵

以爲食七月至菊海始與戍兵接得乘傳至昌州入見帝

賜之食與鈔累官禮部尙書奏言象力取巨上往還兩都

乘輿多象駕萬一有失從者雖多力何能及未幾象果驚

幾傷從者二十一年出爲北京路總管再入爲戶部尙書

卒子鼓河西道廉訪使

玉哇什

劉哈刺 圖堅不花

玉哇什

什舊作失

阿速人父耶列拔都從其國主來歸太宗命

充宿衛歲戊午從憲宗征蜀爲游兵前行至重慶戰數有功嘗出獵遇虎於隘下馬搏虎虎張吻欲噬之以手探虎舌拔刀刺殺之帝壯其勇賞黃金五十兩別立阿速一軍使領其眾從世祖征阿里不哥又從親王哈必什征李璫俱有功賜金符授本軍千戶從下襄陽又從下沿江諸城宋安撫使洪福旣降復叛誘其入城宴乘醉殺之長子耶速台代領其軍從攻揚州中流矢卒玉哇什襲父職爲阿速軍千戶從丞相伯顏平宋賜巢縣二千五十二戶只爾瓦台叛率所部兵擊之至懷魯哈都禽其將失刺察爾斬

於軍其眾悉平諸王和林及失刺等叛從皇子北安王討之至斡爾罕河無舟躍馬涉流而渡俘獲甚眾時北安王方戰失利陷敵陳中玉哇什從諸王藥木忽爾追至金山王乃得脫改賜金虎符進定遠大將軍前衛親軍都指揮使世祖親征乃顏玉哇什爲前鋒乃顏遣哈丹領兵萬人來拒擊敗之追至不里古都伯塔哈之地乃顏兵號十萬玉哇什陷陳力戰又敗之追禽乃顏帝嘉其功賜金帶只孫衣錢幣甚厚復討乃顏餘黨塔不台金家奴平之既而哈丹復叛於曲連江追擊其軍渡河而遁移軍北征海都與其將巴璘帖里哥等戰於亦必爾之地屢捷成宗時在潛邸帝以海都連年犯邊命出鎮金山玉哇什率所部在行從皇子闕闕出丞相多爾朵懷擊海都軍突陳而入大

破之復從擊海都將巴璘敗之海都復使圖苦馬領精兵  
三萬人直趨撒刺思河欲據險襲我師玉哇什率善射者  
三百人守其隘注矢以射竟全軍而歸帝嘉之賜鈔萬五  
千緡金織段三十匹海都及篤哇以兵來襲擊走之武宗  
以懷寧王出鎮北邊海都復入寇至兀爾圖玉哇什敗之  
獲其駝馬器仗以獻時札魯花赤孛羅帖木爾所將兵爲  
海都困於小谷王命玉哇什援出之王喜謂諸將曰今日  
大丈夫之事舍玉哇什其誰能之縱以黃金包其身猶未  
足以厭我志武宗南還命玉哇什後從敵懼莫敢近因畱  
之戍邊賜以金察刺二玉束帶渾金段各一仍賜糶米七  
十石使爲酒以犒其軍後海都子察巴爾等遣人詣闕請  
和朝廷許之遂徹邊備大德十年五月晝寢于衛舍不疾

而卒子亦乞里台襲

哈刺

舊連八都魯號

河東人本姓劉氏家世業醫至元八年世祖

駐蹕白海以近臣言得召見世祖謂其目有火光異之遂

留侍左右賜名哈刺八都魯十七年擢大醫院管勾昔里

吉叛宗王別里奉命往征帝以哈刺善醫復習騎射命從

行哈刺請受甲帝不許卽馳至宗王所一日獵於野射無

不中王妃有疾與藥卽愈王喜奏爲其府長史及將戰從

王請甲王曰上不與汝我何敢與因使領輜重哈刺不肯

曰大丈夫當効命行陳乃守營帳如婦人邪見有甲者飲

以酒高價取之明日被以往中道三遇賊賊射之皆不中

師次金山路隘頓兵未能進有使者云自脫忽王所來願

見天子而道遠無援今聞王來甚喜乞得一見王信之哈

刺曰此詐也脫忽所居要害殆與昔里吉爲耳目願勿聽  
乃羈其人遣兵閒道窺之果獲游騎三十人訊得其情知  
脫忽方飲酣遂出不意進擊大敗之因獲昔里吉所遣使  
知其無備又乘勢進擊大破禽之王乃命哈刺獻俘行宮  
帝見其瘠甚輟御膳羊載以賜卽拜受先割其半懷之帝  
問故對曰臣始與母訣今歸母幸存請以君賜遺之帝命  
自今凡賜之食必先賜其母以功授和林等處宣慰使賜  
與甚厚二十五年海都犯邊尙書省以和林屯糧當得知  
緩急輕重者掌其出納奏用法伯帝曰錢穀非怯伯所知  
劉哈刺可使也二十六年海都兵至皇子北安王使報怯  
伯率其民避去怯伯與哈刺南行六日止巴爾不刺距海  
都軍五六十里怯伯大懼曰事急矣不如順之哈刺語其

弟欽祖榮祖曰怯伯有二心矣遂潛遁與探馬赤千戶忽刺思遇從騎百餘人爲之結陳乘高立於西南怯伯遣騎來追屢拒卻之道遇送軍裝者因謾之至鹽海及入見帝喜曰人言汝陷賊乃能來邪二十七年遷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奏曰臣累戰而歸衣裘盡敝河東臣故鄉也願乞錦衣以爲榮帝以金織文衣賜之居二年召還帝諭之曰自此而北乃顏故地曰阿八刺忽者產巨魚吾今立城而以兀速斡哈納思乞里吉思三部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汝往宣慰復賜以繡衣玉帶及鈔五千貫既至定市里安民居一日得魚九尾皆千斤遣使來獻俄召還三十一年春世祖崩太傅伯顏奉皇太后旨仍命往鎮東方爲咸平宣慰使元貞元年卒

圖堅不花

圖舊作禿

燕之大興人也本姓賈氏自曾祖昔刺以

來世典御膳語詳藝術傳祖丑尼方幼入見世祖嘗坐之御席旁長善騎射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戰船破敵軍帝奇其勇敢而戒其輕銳己未從伐宋還自鄂州卒追封臨汾郡公諡顯毅父虎林赤從征阿里不哥車駕幸和林中道值大風晝晦敵猝至擊走之還佩其大父金符提點尙食尙藥二局常入侍帝問治天下何爲本曰重農爲本何爲先曰用賢爲先帝深善之僉宣徽院仍領尙膳使卒圖堅不花襲世職爲提點從征乃顏軍次杭海敵猝至我軍畏其勢盛圖堅不花卽馳入其陳疾戰禽其首將以歸移軍哈罕大風晝晦敵兵鼓譟以進圖堅不花奮擊身被十餘創猶力戰復大破之叛黨請降眾議以爲親犯王師宜



盡誅之圖堅不花獨曰杭海本吾人脅誘從叛豈其本心且兵法殺降不祥宜赦之帝以此益知其可用遷同僉宣徽院事每論政帝前言直而氣不懾帝令察宿衛之士有才器者以名聞所論薦數十人用之皆稱職成宗卽位諸侯王會於上京凡芻餼宴享之節賜予多寡疏戚之分無一不當其意帝喜曰宣徽得此足矣將拜宣徽使辭曰先臣服勤於茲三世位不過僉佐臣何敢有加於先臣乎帝嘉其退讓乃允其請武宗至大二年詔出金帛大賚北邊諸軍以圖堅不花明習事宜使卽軍分給之屢爲同官賈廷瑞所嫉俄廷瑞以擅易官制被劾帝大怒欲殺之圖堅不花力諫帝曰賈廷瑞毀卿不直一錢卿何力言耶對曰廷瑞所坐不當死不敢以臣私隙誤陛下失刑廷瑞遂得

免鐵失王廷顯皆同官也仁宗嘗賜鐵失海舶圖堅不花曰此軍國所資上不宐賜下不宐受又賜廷顯玉帶廷顯欲取大官羊錢一萬五千緡充其價復執不可於是怨之者眾延祐七年以疾去官英宗卽位鐵失竟潛殺之後鐵失以大逆伏誅事乃白追封冀國公諡忠隱後進封冀安王加贈其三代皆王爵

土圖哈

子蘇兀爾

張立

囊加台

土圖哈

舊作土哈

伯牙吾氏其先世爲欽察國王父曰班都

察卽國王亦納思之孫也降于太祖語詳削平諸國傳從征麥忒斯有功率欽察百人從世祖征大理伐宋以強勇稱嘗侍左右掌尙方馬畜歲時捫馬乳以進因目其屬曰哈刺赤班都察卒土圖哈襲父職備宿衛宗王海都構亂

漠北世祖命皇子北平王率諸王鎮守阿力麻里至元十四年諸王脫脫木失烈吉叛寇抄諸部掠憲宗所御大帳以去土圖哈率兵討之敗其軍於納蘭不刺邀諸部以還應昌部族只爾瓦台構亂脫脫木引兵應之士圖哈中途獲其候騎數十遂進敗只爾瓦台追脫脫木等至土兀刺河三宿而後返尋復敗之於斡歡河奪回所掠大帳還諸部之眾於北平十五年大軍北征率欽察千騎以從追失烈吉踰金山禽札忽台等以獻又敗寬折哥等襄瘡力戰獲羊馬輜重甚眾還朝帝召至榻前親慰勞之仍賜以奪回所掠大帳而諭之曰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以卿能歸之故以授卿命欽察人隸諸王者皆別籍之以隸土圖哈選其材勇以備禁衛請以所部哈刺赤屯田畿內詔給

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益以宋新附軍人八百俾領其事  
賜近郊田二千畝籍河東諸路蒙古軍子弟四千六百人  
隸其麾下二十三年置欽察親軍衛遂兼都指揮使聽以  
宗族將吏備官屬海都兵犯金山詔與大將多爾朵懷其  
禦之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陰遣使來結耶不干王勝刺  
哈王爲土圖哈所執盡得其情以聞勝刺哈設宴邀二大  
將飲多爾朵懷將往土圖哈以事不可測遂止勝刺哈計  
不得行未幾有旨令勝刺哈入朝將由東道進土圖哈言  
於北安王曰彼分地在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  
命從西道進旣而有言耶不干王叛者眾欲先聞於朝然  
後發土圖哈曰兵貴神速若彼果叛我軍出其不意可卽  
圖之否則與約而還卽日啟行疾驅七晝夜渡圖兀刺河

戰於孛怯嶺大敗之耶不干僅以身免世祖時親征乃顏  
聞之遣使命土圖哈收其餘黨沿河而下遇叛王鐵哥軍  
萬騎擊走之獲馬甚眾并禽叛王哈爾魯等獻俘行在所  
誅之欽察康里之屬自叛所來歸者卽以付土圖哈置哈  
刺魯萬戶府欽察之散處安西諸王部下者悉令統之中  
書僉省王遇奏土圖哈多取良民指爲欽察俘土圖哈奏  
辨詔不問時成宗以皇孫撫軍於北詔以土圖哈從追乃  
顏餘黨於哈刺溫誅叛王兀塔海盡降其眾二十五年諸  
王耶只里爲叛王火魯哈孫所攻遣使告急復從皇孫移  
師援之敗諸兀魯輝還至哈刺溫山夜渡貴烈河敗叛王  
哈丹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世祖多其功以宗王  
耶只里女弟妻之二十六年從皇孫晉王征海都抵杭海

嶺敵先據險諸軍失利惟土圖哈以其軍直前鏖戰翼晉王而出追騎大至乃選精銳設伏以待之寇不敢逼秋七月世祖巡幸北邊召見慰諭之曰昔太祖與其臣同患難者飲班朮河之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還至京師大宴羣臣論功行賞帝欲先欽察之士土圖哈言慶賞之典宜先蒙古帝曰爾毋飾讓蒙古人誠居汝右力戰豈在汝右邪召諸將頒賞有差初世祖既取宋命籍建康廬饒租戶千爲哈刺赤戶益以俘獲千七百戶賜土圖哈仍官一子以督其賦二十八年土圖哈奏哈刺赤軍以萬數足以備用詔賜其部曲毳衣縑素萬匹於是率哈刺赤萬人北獵於漢塔海邊寇聞之皆引去二十九年秋略地金山獲海都之戶三千餘還至和林有詔進取乞里吉思三十

年春師次欠河冰行數日始至其境盡收五部之眾屯兵  
守之奏功加龍虎衛上將軍仍給行樞密院印海都聞取  
乞里吉思引兵至欠河復敗之禽其將孛羅察三十一年  
成宗卽位詔以邊境事重其免會朝遣使就賜七寶金壺  
盤盃各一鈔萬貫白氈帳一獨峯駝五別賜其麾下士鈔  
千二百萬貫元貞元年春仍出守北邊二年秋諸王附海  
都者率眾來歸邊民驚擾身至玉龍罕界饋餉安集之導  
諸王藥木忽等入朝帝解御衣以賜大德元年卒追封延  
國公諡武毅後加封昇王子八人其三曰藏兀爾

藏兀爾

舊作牀兀兒

襲父職領征北諸軍大德元年帥師踰金

山攻巴鄰之地巴鄰之南有荅魯忽河其將帖良台阻水  
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我軍

矢不能及馬不能進藏兀爾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震林野其眾不知所爲爭起就馬於是麾師畢渡涌水拍岸木柵漂散因奮戈馳擊追奔五十里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雷河與海都援將孛伯遇河之上有高山孛伯陳於山上馬不利下馳藏兀爾麾軍渡河蹙之其馬多顛躓急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孛伯僅以身免二年北邊諸王都哇徹徹圖等潛師襲火爾哈圖之地其地亦有山甚高敵兵據之藏兀爾選壯士持挺刃四面仰攻盡殪其軍拜欽察親軍都指揮使是時武宗在潛邸領軍朔方軍事必諮於藏兀爾及戰藏兀爾常爲先四年秋拒叛王徒麥幹魯思等於闊客之地及其未陳直前搏之敵不能支追踰金山乃還五年海都兵越金山而南止於鐵堅古山因高以自



保藏兀爾急引兵敗之復與都哇相持於兀爾圖之地藏兀爾以精銳馳其陳左右奮擊殺傷幾盡武宗親視其戰嘆爲壯勇遣御史大夫圖只等卽其地集諸王軍將問戰勝功狀咸稱藏兀爾功第一七年秋入朝帝諭勞之賜以衣帽金珠等物甚厚拜樞密院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使仍賜其軍鈔四千萬貫九年諸王都哇察巴爾明里等相約罷兵請罪帝許赦之於是明里諸王先後入朝特爲置驛以通往來十年知樞密院事成宗崩武宗時在渾麻出海上藏兀爾請急歸定大業以副天下之望武宗卽位賜以先朝所御大武帳珠衣等物拜平章政事仍兼樞密封容國公至大二年入朝加封句容郡王改授金印又以其足疾賜以世祖所乘安輿藏兀爾叩首固辭別命有司置

馬賜之俾得乘至殿門下仁宗卽位入朝廷祐初敗叛  
王耶先不花等軍於亦忒海彌什之地又敗耶先不花所  
遣將於赤麥干之地追出其境至鐵門關遇其大軍於札  
亦爾之地又敗之帝念其功而憫其老召入商議中書省  
事仍知樞密院事大理國進象牙金飾轎卽以賜之每見  
必賜坐賜食待以宗室親王之禮卒封揚王子六人燕帖  
木爾荅刺罕太師右丞相太平王自有傳撒敦左丞相荅  
里襲封句容郡王

張立秦安長清人初隸嚴實麾下略江淮有功署爲百戶  
歲戊午憲宗征蜀徵諸道兵立從行次大獲山城攻陷外  
堡奪戰船百餘艘復從攻釣魚山有功中統初從世祖北  
征屢遷左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賜金虎符十四年春率步

卒千人轉粟赴和林道出應昌會酋帥畔換謀不軌以射士三千踵其後欲乘閒劫奪資糧立覺有異急命環車爲柵以備之賊眾已合矢如雨下立之初發上都也每車載二板以備不虞至是建板於車矢不能入騎卒稍前即以戈撞之強弩繼發賊不得近相持連日乃解去

囊加台乃蠻人曾祖以下皆仕其國太祖平乃蠻父麻察來歸太祖命與察刺同總管蒙古漢軍由是從世祖伐宋破阿里不哥平李璫皆有功囊加台幼從父嘗戰有謀略從阿朮圍襄陽以功授漢陽千戶從丞相伯顏攻復州與宋人戰敗宋兵於風波湖渡江後伯顏南攻鄂州阿朮北攻漢陽囊加台與張弘範等以戰艦五十焚其蒙衝三千兩城大恐皆出降伯顏軍次安慶賈似道督師江上遣宋

京來請和軍至池州遣囊加台偕宋京報似道時暑雨江漲世祖慮士卒不習水土遣使令緩師伯顏阿朮與諸將議乘勢徑前遂進軍至丁家洲似道師潰伯顏次建康遣囊加台赴闕陳軍事奉旨還諭伯顏自是先後往報宋使師逼臨安復遣取降表玉璽徵宋將相文武百官出迎師至皋亭山伯顏遣囊加台以降表玉璽馳獻旋與阿剌罕董文炳等取溫台福州召爲都元帥管領通事軍馬東征日本未至而還詔以所管軍充萬戶武宗在潛邸囊加台嘗從北征與海都戰於帖堅古山明日又戰海都圍之山上囊加台決圍而出與大軍會武宗還師囊加台殿海都遮道不得過囊加台選勇敢千人直前衝之海都披靡乃由稱海與晉王軍合以疾歸成宗崩仁宗奉母后在懷州

元史卷三十六

列傳

十一

成宗后欲立安西王阿難荅仁宗遣囊加台與八思台詣諸王圖刺議事宜察人心向背時內外洶洶猶豫莫敢言囊加台獨贊圖刺定策迎立乃先歸白仁宗曰先發制人遲則受制於人矣仁宗意乃決內難既平仁宗監國命同知樞密院事武宗卽位真拜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嘗語近臣曰今春之事吾疑不能主賴囊加台一語而定亦漢文帝從代來之宋昌也尋以老病乞骸骨不允仁宗卽位授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佩金虎符終其身卒封浚都王子教化教禮和白孫脫堅皆世襲有位

阿沙不花

弟康里托托

阿沙不花者康里國王族也初太祖拔康里時其祖母麻里舊作苦滅古麻里氏新寡有二子曰曲律口牙牙皆幼而國亂

家破無所依欲歸朝廷念無以自達一夕有數駝皆重負突入營中驅之不去旦乃繫駝營外置所負其旁俟有求者歸之如是十餘日終無人問乃發視其裝皆西域重寶驚曰殆天欲資我而東邪遂驅駝載二子越數國至京師時太宗甫立盡獻其所有帝深異之命有司治邸舍具廩餼居二年聞國中已定謁帝欲歸帝曰汝昔何爲而來今何爲而去對曰昔國亂無主遠歸陛下今賴陛下威德聞國已定欲歸守墳墓畱二子事陛下帝喜立召二子入宿衛而禮遣之後十三年復來則二子已從憲宗伐蜀逮至和林聞憲宗崩諸將皆還而二子獨後方以爲憂禱於神廟得吉語還至舍則二子已至矣遂畱居焉曲律無子身身後封康國王生六子阿沙不花取賢年十四入侍世祖

賜土田給奴隸使居興和之天成會西蕃遣使者有所奏請既諭遣之後數日帝以其事問近侍諸大臣皆莫能對阿沙不花從旁代對甚悉帝怒諸大臣曰卿等任天下之重如此反不若一童子耶嘗扈從上都方入朝而宮草多露跣足而行帝御大安閣望見之謂失侍臣體命諸門衛勿納阿沙不花乃從水竇中入帝問故以實對且曰臣一日不入侍身將何歸帝大悅更諭諸門衛聽其出入命飭四宿衛兵器無敢或慢復使掌門無敢闌入帝曰可用矣乃顏叛諸王納牙等皆潛應帝患之奏曰臣愚以爲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帝卽命其行北說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爲乃顏外應今乃顏

既自歸是獨大王與主上抗幸主上聖明知非大王意置  
不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  
全計納身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及還報帝始親征命  
阿沙不花徵兵遼陽以千戶帥昔寶赤之眾從行及師還  
上言大同興和兩郡當車駕所經有帷臺嶺數十里無居  
民請令有司作室嶺中徙邑民百戶居之割境內昔寶赤  
牧地使耕種自養帝復欲盡徙桃山民以其地爲牧地阿  
沙不花固請存三千戶以給鷹食民德之至元三十年成  
宗以皇孫撫軍北邊備禦海都阿沙不花從踰金山戰杭  
海有功及卽位會太宗正脫爾速以賊敗就命代之有訴  
朱清張瑄陰私既抵罪帝遣兵馬都指揮使忽刺朮籍其  
家以受賂誅更命阿沙不花往具以實聞賜鈔萬五千緡



兼兩城兵馬都指揮使事先是武宗爲懷靈王總軍漠北訪人材可大用者對曰母弟托托將相材也命從行後果爲名臣成宗崩安西王阿難荅乘閒覬大統武宗適遣托托上京計事丞相哈刺合孫令急還報而成后已密諭通政院禁止驛馬阿沙不花知事急乃倒署先日文書給馬去太后及仁宗將至大都有言安西王謀以三月三日奉成后舉事者阿沙不花聞之密報哈刺合孫曰先人者勝後人者敗后一垂簾則舉朝聽命我等皆受制於人矣哈刺合孫乃於朔日白仁宗以計執安西王送上都縛誅丞相阿忽台以下諸姦臣仁宗卽日監國中外警服莫敢動乃遣使北迎武宗而武宗遲迴不進遣使還報太后曰非阿沙不花往不可乃遣奉衣帽尙醞以往至野馬川見武

宗備道兩宮意及陳安西王謀變始末且言太弟監國所以備他變臣萬死保其無他武宗大悅解衣衣之拜中書平章政事詔先奉蒲萄酒及錦綺還報兩宮仁宗卽日率羣臣出迎武宗入上都命與丞相塔思不花還京師治安西黨諸連坐三十餘人皆釋之帝嘗出太府金分賜諸王貴戚阿沙不花入朝見一人倉皇狀曰此必盜金者搜之果得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以聞詔卽以金賜之阿沙不花請辭金以贖盜死帝悅從之有近臣蹴鞠帝前帝命賞鈔十五萬貫諫曰以蹴鞠而受上賞則奇技淫巧日進而賢者日退將如國家何臣不敢奉詔乃止武宗嘗御五花殿丞相中丞等侍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萬金之身不知愛此古人所戒也陛下不思祖宗倚託之重天

下仰望之切而惟麴蘖是耽姬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  
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如宗社何帝曰非卿孰爲  
朕言命進酒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不敢奉詔  
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進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封康  
國公至大二年卒年四十七至正元年追封順寧王謚忠  
烈子伯嘉訥亦廉直憂國如家嘗爲京尹屯儲衛誘小民  
誣首海商百餘人爲盜而掠其貲獄具械送刑部伯嘉訥  
盡白其冤後遷翰林侍讀學士

康里托托

托托舊作脫脫

阿沙不花之弟也生而姿貌魁梧少時

從其兄獵於燕南使歸獻所獲世祖見其骨氣沈雄步履  
莊重歎曰後日大用之才也命入宿衛成宗初奉使至北  
邊丞相伯顏見之問曰汝誰氏子托托以實對伯顏曰吾

老矣他日可大用者汝也武宗以懷寧王撫軍北鄙托托  
從行大德五年海都犯邊托托從大軍至杭海山兵始交  
王銳欲出戰托托執轡力諫王怒力鞭其手不退曰皇子  
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脫有不虞眾安所附臣請以  
身陷陳先士卒遂破之成宗大漸丞相哈刺合孫稱疾臥  
直廬中托托適以使事至卽俾馳告武宗以國恤時仁宗  
奉興聖太后至自懷孟定內難太后惑於陰陽家言欲武  
宗讓位於弟武宗聞之不懌急遣托托往察事機而親率  
大軍由西道進按輝由中道藏兀爾由東道各以勁卒一  
萬從托托馳至大都入見太后具道武宗意太后復命往  
軍中致語武宗感悟釋然無疑先遣阿沙不花還報武宗  
正位尊太后爲皇太后立仁宗爲皇太子三宮無閒托托

兄弟之力爲多先是知樞密院只爾哈忽在潛邸時嘗有不遜語武宗既立將置於法托托諫曰陛下新正位大信未立而以私憾行誅戮恐人人自危況其人習先朝典故當今有用才也乃宥之海都子察巴爾嗣王位素服武宗威名至是率諸王內附詔設宴大庭故事凡大宴必命近臣敷宣王言爲告戒托托令只爾哈忽具其言以進果稱旨及諸王大臣被燕服就列托托卽席陳西北諸藩始終離合之由去逆效順之義辭旨明暢聽者傾服拜同知樞密院事尋進中書平章中書左丞相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中外翕然稱賢相至大三年丞相三寶奴等謀勸武宗立皇子和世球爲皇太子托托曰太弟曩定大難功在宗社位居儲宮已有成命自是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

序者三寶奴曰今日兄以授弟後日能保叔必授姪乎托  
托曰前日能以弟推兄他日不能以子傳姪邪且我不渝  
信而彼渝之責有攸歸莫能奪其議是時尚書省賜予無  
節遷敘無法財用日耗名爵日濫托托極言其敝且以去  
就爭遂詔濫受宣敕者赴所屬繳納僥倖路塞奔競頓衰  
邊將脫火赤請以新軍萬人益宗王丑漢廷議俾托托往  
給其資裝托托謂時方寧謐不宜挑變生事辭不行遂遣  
丞相圖忽魯等二人往幾致激變仁宗卽位以爲江浙行  
省左丞相下車問民利病或謂杭城故有便河通于江潯  
堙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時有旨以災異禁  
興上功托托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  
功何尤竟以便宣行之不一月而成是時鐵木迭爾爲丞

相欲因寵乃議立仁宗子英宗爲皇太子而明宗以周王  
出鎮雲南又譖托托爲武宗舊臣詔逮至京師居數日藏  
兀爾失列門傳兩宮旨諭復還鎮英宗嗣位召拜御史大  
夫時鐵失先爲大夫陰忌之喉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家居  
不出者五年卒年五十六追封和寧王謚忠獻托托嘗卽  
宣德別墅延師訓子鄉人化之皆向學朝廷賜其精舍額  
曰景賢書院歿卽其中祠焉子九人位宰輔者曰塔識見  
忠節者曰達識各有傳